

大肃奸

DA
SU
JIAN

「佐藤事件」探微
「8·15」事变「索隐」
蒋介石示意陈公博出逃
特赦周佛海揭秘
末日的审判透视
引渡伪蒙德王经过
在提篮桥监狱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战区纪实丛书

完颜绍元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战区纪实丛书



国防大学 2 061 7085 5

60370/3
20
大 肃 奸

完颜绍元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声明

大 肃 奸

完颜绍元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省扬中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0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80613—081-0/G·326 定价:10.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忽喇喇 大厦方倾

1. “佐藤事件”真相曝光；日蒋单独媾和密谋直至胜利来临前中止，南京群奸倍感失望 1
2. 日本天皇颁诏投降后一周内，伪国民政府、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相继解散 9
3. “8.16事变”真相探微：部分伪员伪军欲向新四军投诚的动向，错综在伪府复杂的派系斗争中 20
4. 南京伪府大员开吊肖叔宣时，突然发现多了一具尸体；陈群遗书，劝梁鸿志一起赴阴曹 29
5. 任援道传达了蒋介石暗示“代主席”出逃的真意，“死狗事件”更让陈公博大起恐慌 32
6. 东京来电，绝密，“东山方案”于南京时间 8 月 25 日上午开始实施 38
7. 戴笠要挟蒋介石授以肃奸大权，陈逆出逃令其恐慌，军统局向汉奸伪员发起“政治解决”宣传攻势 44

第二章 意欣欣 柳暗花明

1. 伪廷“慈禧”和“兔阴博士”双双落网；康德皇帝被带上直飞赤塔的苏联飞机；张景惠哀叹：原来没捞着 53
2. “胜利阳光”首先普照大小伪军将领，《委座

- 未文总导电》激起“二鬼子”一片欢呼 59
3. 重庆任命使周佛海霍然而愈,电呈委员长:
“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 65
4. 蒋介石对陈逆出逃并不在意;疑窦丛生的戴
笠聆听毛人凤对个中天机的剖析 72
5. 夫人和部长们分挂在消防车两边,“中国人
已进占米子”的流言在日本传开 77
6. 阎锡山在自省堂宣布:居者行者,都是一家人!
戴笠中秋欢宴汪伪群奸,祝酒词是:要相信蒋委员长 80

第三章 心惶惶 在劫难逃

1. 同盟社发出“陈公博自杀”的消息后,陈公博
真的在金阁寺里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90
2. 形势迫使蒋介石调整对奸伪处理策略《沦陷
区域政策纲要草案》产生,国民党确定收编
伪军和惩办伪员的两面性方针 98
3. 秋分时节,国统区大肃奸揭开序幕,陆军总
司令何应钦抢先把 70 万伪军编为“国军” 107
4. 愚园路吴公馆内,麇集在沪的大奸纷纷应戴
笠“邀请”而来;南京群奸中,梅思平第一个
进入夫子庙宪兵学校 111
5. 周佛海奉命辞职飞重庆,算命先生说运转有
时,蒋伯诚断言吉少凶多 117
6. 陈公博与近卫文麿密谈内容披露,巨奸引渡
回国之日,口吟“钟山东望又黄昏” 122
7. 郭忏对叶蓬怪笑:“李李兄来了……”任援道
把梁鸿志当包袱甩给李思浩,“考试院长”江

亢虎往清凉寺出家	125
8. 汉奸和尚?老法师碰到新问题。枪毙吕春荣, 张发奎是胜利后国统区内把汉奸送上断头 台之第一人	131
9. 国民党在内外交困中对肃奸方略再作调整: 《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和修订《惩治汉奸条 例》相继颁布	135
10. 华北群奸一网兜捕,王克敏服毒自尽,蒋介石 “钦命”释放曹汝霖,“山西人民”签名保 赦苏体仁	141
11. 蒋介石对蒙族伪府官员实行宽大政策;伪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在张家口 伏法	148

第四章 灰溜溜 息壤在彼

1. 戴笠笑谈“漂白论”;三星在户,楚园生辉,闻 公说法,禄翁布道;宁海路看守所内围猎老 鼠	153
2. 白公馆里人各有相:周佛海学英语,罗君强 读《圣经》,丁默邨自己开中医处方	160
3. 1945年过去了,期待中的“元旦大赦”没有 出现,却传来了汪精卫坟墓被毁的爆炸声, “楚囚”们在除夕哭成一团	163
4. 缪斌在大年夜被毛森送进楚园;当年苏武牧 羊之地,伪满洲国君臣品咂异国楚囚滋味	168

第五章 凄切切 兔死狗烹

1. 小道士由贵宾堕为重犯,起解苏州,激起在 押汉奸无限惊恐,度忖公开审判势不可免	176
--	-----

2. 戴笠撞机,带走了群奸最后一线“政治解决”的希望;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40多名中委晋谒总裁请求惩奸 182
3. 楚园客人移押提篮桥监狱;南京虎狱传出丑闻:大汉奸与小老婆在看守所办公室里幽会 188
4. “佐藤”惊悉又有“委座电谕”一道;陈公博的《自白书》让书商发一笔横财 192
5. 最后一个被捕的巨奸缪斌最先被诛,《我的日记》再泄“佐藤事件”春光 201
6. 周佛海对戴笠早已发生怀疑,白公馆客人联名请求军统移送法院 206

第六章 昏惨惨 黄泉路近

1. 褚民谊自辩中对“党国”极尽调侃;陈璧君在法庭上主演《贺后骂殿》,自请改判死刑 215
2. 陈公博向陈璧君诀别,留下一封未完成的致蒋书,迷离扑朔的褚民谊案复审记 222
3. 审讯汉奸进入高潮,闹剧连台:“水奸”顶替汉奸;汉奸举控法官;生旦净丑,各具品相 228
4. 大审奸的幕后戏:有“条”有理,无“法”无天;迄 1947 年 10 月止,国统区共审理汉奸案 25000 余件 238
5. 梁鸿志吟诗上法场;殷汝耕临死抱佛脚;王揖唐就刑前哀叫蒋总统开恩 244

第七章 情脉脉 曲为矜全

1. 军统局拘人敲剥,杨淑慧吞金自尽;周佛海向 CC 靠拢,毛人凤给他弄点“辣”的 247

2. 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周佛海走向公审汉奸的法庭,“包公”声称非判“财神”死刑不可…… 253
3. 除夕夜,最高法院核准周佛海死刑判决书下达,当时他正在狱中高吭《四郎探母》…………… 257
4. “政治解决”的办法,就是把门路通到“领袖”外宠吴小姐的枕头边…………… 261
5. 杨淑慧跪倒在蒋介石面前,为夫请命;蒋介石和老推事共进午餐,却碰了软钉子…………… 267
6. 一波三折,蒋介石两退签呈,陈布雷请教戴季陶;千古奇谈,中共要劫狱营救周佛海…………… 274
7. 蒋介石发布减刑令,赦周一死,雷鸣电闪的国统区大肃奸归于无声无息…………… 278
8. 解放战争铁流浩荡,被判有期徒刑的汉奸均得“疏散”释放;德王又当上了“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281

结局是这样的——…………… 285

第一章 忽喇喇 大厦方倾

1 “佐藤事件”真相曝光；日蒋单独媾和密谋直至胜利来临前中止，南京群奸倍感失望

飞机呈滑翔姿态，慢慢地出现在湿雾般的白云中；引擎轰鸣，声彻代代木机场的上空。

1945年3月16日黄昏，东京降落了一架来自上海的飞机。

飞机停稳，舱门开处，闪出一个大墨镜几乎遮住了半张脸的神秘人物。矮胖的身材，光头，穿一身笔挺的浅灰色西装，腋下夹只公文皮包，急促地走下短短的舷梯，又匆匆钻进直接由首相府派来接客人的小轿车内。

有人认出此车乃小矶国昭总理大臣专用，不免要揣度来者头寸。慢慢地，消息灵通人士听到了一点传闻：这位化名“佐藤”的神秘客人，就是汪记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不过现在的真实身份，似乎是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政府的特使。一仆两主，够让人琢磨其中意味了；至于他偷偷摸摸跑到东京来，和小矶总理及东久迩亲王等人嘀嘀咕咕谈些什么，更是一团迷雾啦。

50年过去了，这团在日本称为“佐藤事件”，在中国称作“缪斌事件”的历史迷雾，至今尚未彻底澄清。更因为参与者皆已作故，或许永无水落石出的指望了。好在当事人生前曾向人披露点滴，在战后日本公布的官私档案及有关的回忆录中，也不乏零星记载，使得

我们今天尚能描述其大致轮廓。

辨识蛛丝马迹的入手处，自然得从当事人缪斌开始。

缪斌，字丕成，1902年生。其父缪建章是江苏无锡南门内希夷道院的老道，所以他有一个“小道士”的外号。

小道士不读《南华真经》，弱冠未久，即宣布服膺三民主义，跑到广州去投奔国民党。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他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助理处长。此后总司令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他恭随使唤，殷勤侍候，深得新娘欢心，就靠沾点裙带边，又干了一任江苏省民政厅长，鬻官卖缺，弄了不少油水，连当初极力主张儿子去皈依太上老君的缪老道，现在也啧啧称赞“革命”的好处了，并走出道观，搬进了缪斌用贪赃款在无锡新生路口筑成的花园洋房内。

岂知好运不长，在国民党派系倾轧中，小道士没拗过CC系的大腿，被撤去了官职。此后去美国留学镀金，还写了本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武德论》，表示对蒋委员长的崇拜。当时满洲事变早已发生，华北又跟着吃紧。秉承蒋介石意旨谋求妥协的何应钦，便唆使缪斌以在野身份，奔走于南京和东京之间，穿针引线，几回差使跑下来，便成了“日本通”。据说何应钦还要他拉拢石原莞尔等进行行政变，试图使日本将矛头先指向苏联。缪接受任务后，即于1936年2月间赴东京活动，何应钦还派了个助手杨宣诚与其同行。未久，“二二六事变”发生了，结果是加强了军部对政府的干预和控制，祸水也没引向苏联，而是全向中国奔腾扑来。翌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时，缪斌正在北平。国民党退得太快，快得小道士霎时中断了与何应钦的工作联系，更失去了对日抗战的信心，很快便下海做了汉奸。到1940年华北“前汉”和江南“后汉”正式合并，成立汪伪南京政府时，这个在蒋介石手下官至简任便滞步的厅长，一下子就做成了立法院副院长的选任大官。但是他在汪伪集团中，并不得志，位高，权微，差闲，除每月去南京出席两次所谓立法院常委会外，时常留居在上海绍兴路80号住宅里。据其于抗战胜利后告

诉别人，原来他早在1939年“七七事变”两周年时，就已经和何应钦联系上了，办法是派其亲信游翰明身携一幅《苏武牧羊图》，秘密进入重庆，面呈何应钦。那图上，有小道士亲笔题诗：

只身羁漠北，大节炳匈奴。生死置度外，苦志行若愚。几历酸辛事，渐审道不孤。逾云怀故旧，何日得昭苏。群羊绕我旁，畴分汉与胡。彤云郁未舒，壮士辄长吁。

眼皮一眨，屈身事敌的汉奸成了大节彪炳的忠臣。唯恐党国不信，缪斌又通过关系，把两个儿子秘密送到重庆去充当“人质”。此后，再请杨传伯代向重庆沟通，还写了效忠信。就这样，缪斌成了国民党军委会调统局（即“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由局长戴笠直接指挥，代号“王佐”，取《说岳全传》中“王佐断臂”之义。到了1943年初，“王佐”暗通重庆军统的秘密，被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侦破，旋报日驻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加以逮捕。岂知马上就有日本在华东的最高情报机关负责人代为说情，向“派遣总司”证明，缪与重庆军统的关系，是经过他许可的。至此，汪精卫才恍然大悟，这位矮冬瓜似的小道士，不仅是身历“两汉”的双料汉奸，还是个勾挂蒋日的两面间谍，不由自叹弗如。不过再让这块歪料坐在立法院里，他有点不放心，于是另调任考试院副院长。考试院系旧武庙改建成，殿宇巍峨，仍像一座庙堂。院长江亢虎信佛，人称“大头居士”，小道士当他副座，僧道合璧，共处一庙，一时传为笑谈。

笑谈归笑谈，小道士办大事的机会还真的来了。1944年冬天，日本诱蒋介石的最大障碍——南京伪国府主席汪精卫死了。紧接着，苏军强渡奥得河进入波兰，西线盟军已从法国攻进德国，美军在进攻马尼拉的同时，已在加紧血战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准备。眼看德国同伙覆灭在即，日本亦将不支，刚接替东条英机组阁的日本新首相小矶国昭决定加快诱蒋单独媾和的步伐，以期从中国战场的泥沼里拔出腿来，集中力量对付英美。此议得到了以东久迩稔彦亲

王为首的一部分皇族亲贵的附合，遂形成所谓《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方案》，其要点为：

由中国方面促使在华美英军队自动撤退。如美英军队撤走，帝国亦全部撤兵。有关实行方法，应根据停战协定。

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宁渝两个政权之间的调整是中国内政，由双方直接谈判。

废除日本与汪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实现全面和平后，另行缔结以中日永久和平为准则的友好条约。此后对中国内政问题一概不予干涉。

关于满洲国，不变更现状。蒙疆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处理。香港让交中国。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保障要求”，应尽可能满足

该方案经日本最高军事会议原则通过后，重光葵外相等人主张由汪精卫的继承人陈公博或周佛海等南京奸伪大员进行。但小矶国昭则以为绕过这些人更合适些，结果选中了在伪考试院蹲冷庙的小道士来充当这笔秘密政治交易的掮客。

1945年1月，小矶国昭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山县初男大佐，由东京飞到上海密访缪斌。缪斌大喜过望，马上通过戴笠秘密联络，征求蒋介石的意见。事实上，从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从未停止过与日本妥协的暗中洽谈。此时“史迪威事件”余波未息，美蒋芥蒂犹在。为香港归属问题，蒋介石曾与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争过一场，同样是耿耿于怀。所以收到戴笠转呈“王佐同志”的密报后，相当重视。即另拟媾和条件为：

1. 取消伪南京政府和伪满洲国，另立南京“留守府”；
2. 在南京“留守府”取代两个伪政权后，重庆政府方与日本政府谈判停战撤军事宜；

3. 停战协议正式发表时，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4. 承认日本在华享有经济上的特殊利益。

以上条款，即为中日全面和平腹案，可由缪斌径赴东京交涉。

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戴笠，向小道士提出严重警告，此行绝不容许泄露半点风声，因为在1943年冬天的开罗会议上，蒋委员长已经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达成了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而且保证过谁也不允许背着盟国，单独与日本媾和。这就是“王佐同志”又变成了“佐藤君”，而且还要架上一副大墨镜的缘故。据知情者说，小道士受命之后，还怕那位反复无常的蒋委员长将来不认帐，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又通过戴笠向蒋介石求得一纸全权代表的派令，这才放胆东行。

甫降东京，“佐藤”即被迎进了国宾馆，享受岛国招待外国元首特使才给予的隆重待遇，好不风光。当天晚上，一场日蒋单独媾和的秘密谈判开场了，其间“佐藤”用规定密码，数次向重庆汇报密洽经过并请示机宜，甚至连号称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都被瞒过了。国与国的关系，有时也同人与人的关系相似。就在“佐藤”降落东京代代木机场前不久，罗斯福刚在雅尔塔会议上瞒着蒋介石达成了以牺牲中国权益为代价的秘密协议，如今蒋介石又瞒过美国佬同日本谋求单独媾和，恰似一报还一报。

然而这一报终究没还成。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军方的强硬态度，认为蒋介石要价太高。在3月21日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小矶首相拿出他和东久迩的意见，以为可以由中日双方再各自作出些让步，求得单独媾和的实现，而彬山陆相、米内海相和梅津总参谋长则强烈反对，同时重光葵外相也指责小矶的“佐藤工作”是无视外务省的存在。由此事为导火线，引出了政府究竟是否国家最高机关性质的争辩，即倒底是内阁指导内政外交，还是大本营控制内阁？争吵一直闹到“上达天听”。在此过程中，一心想干成这件惊人之举的缪斌，忍受着美军不停空袭东京的威胁，老在等待着。结果，

天皇的“圣裁”是首相列席大本营，而非小矶所希望的将统帅机关置于战时内阁之下。于是，所谓“佐藤工作”的失败，便成了4月5日小矶内阁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随之成立的铃木内阁拒绝接受缪斌带来的重庆方案。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和太平洋战局前景的日趋明朗，蒋介石对是否有抢先媾和的必要，又犹豫起来，遂指示“王佐同志”尽快返回中国，以免夜长梦多，日长事多。

“中日全面和平”虽然没有实现，但缪斌还是以此行为荣的。因为这是受蒋委员长的大命，非等闲之辈所能领受，何况还造成一个内阁的垮台哩！此外，据他所知，四年之前，即1941年5月，第三帝国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也曾肩负着秘密媾和的使命飞往英国，不过等他的飞机一降落在苏格兰的一片草地上，他的自由生活便宣告结束了。比较起来，自己这位东方的赫斯还能自由自在的飞来飞去，也算是大幸了吧。

得意之际，免不了向自认为牢靠的人吹嘘几句。渐渐地，金陵城内颇有一些同为汉奸者领略了些许天机。嫉羨小道士居然有“蒋委员长特使”的殊荣身份之余，又同抱遗憾：假如这一次单独媾和实现，则南京“留守府”便名正言顺地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一个分支，不但人人头上一顶奸伪帽子可自动摘去，而且蒋委员长“还都”之际，或许还要“维持”有功的勋员哩。现在呢？唉！

伪考试院长江亢虎过去爱端个大居士的架子，不太瞧得起小道士，如今则着意巴结“地下工作人员”，恐惧日后难逃委员长惩罚的心情，溢于言表：“丕成兄，你可是上了保险罗！兄弟看穿了，汪主席也好，蒋主席也好，谁不搞和平运动？只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躲在重庆偷偷摸摸地搞，就是抗战领袖。我们跟着汪主席来南京堂堂正正地搞，就算是民族败类！嗨！兄弟也腻了，打算出家做和尚去……”说着，把个硕大出奇的脑袋直摇。

“不忙，不忙。”缪斌半是自矜，半是安慰：“日本人在冲绳的防守相当坚固，美国人讨不着便宜。豫西会战，刘峙这家伙又丢了南阳、襄樊，还有老河口。这场战争一两年内结束不了。江院长你等

着吧，迟早还会有和平的机会。”

“对，对！”江亢虎似有同感，原说是要清静的六根，又混沌了起来。

只要重庆与日本单独媾和实现，大家都有“希望”——整个1945年春夏，汪伪政权的衮衮诸公中，不少人都与江亢虎一样，做此期盼。

果然，就在缪斌使命失败后不久，由伪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揆一、伪参谋次长杨振中兄弟俩居中牵线，又有来自第10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特使悄悄潜入南京，在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的秘密会晤中，非正式地提出了重庆方面的新的“和平原则”，要点是侵华日军立即从华北、华中和华南撤出，作为中日停战的先决条件，然后再根据中日停战协议的条件，从满洲撤兵。至于日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行动，中国概不妨害。

显而易见，凭藉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及整个太平洋战局形势骤转的优势，惯能看风色做生意的蒋介石，又抬高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开价。鉴于“佐藤工作”最终被大本营否定的教训，今井武夫及其上司——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均不敢贸然从事，马上向东京方面请示。经铃木首相和陆相、海相、外相获得一致意见，才决定由陆相阿南负责，在中国大陆由冈村宁次负责，主持对华媾和谈判。条件如旧，同时提出“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希望努力做到不违背道义。”

正是这最后一条，似乎又给已面临绝望的汪伪汉奸们，制造出了几朵玫瑰色的云彩。

再经过数次联系后，“派遣总司”和第10战区长官部确定以6月中旬为最后洽商会谈的日期。时值雨季，道路泥泞，充当掎客者在往返豫皖与南京的路程中，又多耽搁了半个多月时间。

半个多月时间里，美军已攻克冲绳岛，转向登陆日本本土作战；协调盟国共同对日作战的波茨坦会议，已在筹备。内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牵制，外有盟国胜券在握的绝对

优势可依，蒋介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同日本讨价还价，谋求单独媾和了。

7月9日，当日本“派遣总司”代表今井武夫少将一行冒着中美空军混合编队频繁轰炸，终算赶到一个多月前中国第10战区长官部指定的会谈地点——河南省周口镇南边的新站集时，得到的答复是，中日单独媾和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了。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正式发表。铃木首相声称“不屑一顾”，宣布日本将把战争进行到底。而长期参预诱降蒋介石活动，甚至前不久还觉得小矶内阁在“佐藤工作”中对蒋介石“让步”太多的今井武夫，则重新认识到了历史车轮飞速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峻，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说，作为日本侵华军方高级特工的今井武夫之流，此刻正更多地是在为太阳帝国之未来命运而深深担忧的话，那么，在“大头居士”江亢虎之类得知日蒋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已彻底失去后，则如五雷击顶，完全坠入了替个人命运悲哀的无限惶恐中。

自然，也有略觉忐忑，但终究能自我安慰的人。缪斌就是其中一个，现在他已从“地下工作人员”转为“地上工作人员”，连那部经日本“派遣总司”默许而重新使用的无线电台，亦成了公开的秘密。倘若不是受到日军特工部门使用电波探测机对之实行严密监视的话，也许想求他利用密码抓紧向重庆表示效忠的“和平运动”分子，可以成排成连地统计吧？不过真是这样的话，“王佐同志”也会推托没空。现在，他正抓紧时间搜集材料，要写一部争取一鸣惊人的大著——《我的对日工作》。几个月前秘访东京时和东久迩亲王在国宾馆内的合影，由须方国务相及山县大佐等人陪同观赏樱花的摄相，现在也翻出来制版了，准备附印在书内，作为“东方的赫斯”传奇般之经历的佐证。

8月9日夜晩，缪斌手提一只装满“材料”的皮革箱，最后一次跨进南京伪考试院的大门，向院长江亢虎请假。“大头居士”正神色紧张地同几个和尚在交谈着什么，听缪斌说明来意后，惨然地苦笑

道：“走吧。你不会有销假之期了，我这个院长，也当不了几天了……”

“吉人自有天相，院长摄自珍重。”缪斌躬了躬肥胖的身躯，与江亢虎作别。江怔怔地望着小道士的背影消失在曲槛回栏的拐弯处，感慨万端。寂静中，从座落在考试院西侧的鸡鸣寺那边，悠悠扬扬，飘来了晚钟敲响的声音。这位当年大倡“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以诱骗青年女信徒为极大乐事的“中国社会党”党魁，突然大彻大悟：

“千里搭长棚，天下本无不散的筵席啊！”

2 日本天皇颁诏投降后一周内，伪国民政府、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相继解散

江亢虎的顿悟来得太迟了。缪斌乘沪宁夜车跑回上海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分别向参加《波茨坦公告》的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唯一的附加要求是“不包括改变天皇统治国家大权”，至于此前曾在与重庆洽商单独媾和时三复斯言的“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希望努力做到不违背道义”云云，只字未提。

帝国崩溃在即，自救尚且无暇，还顾得上什么对傀儡政权的“道义”？乞降照会一经新闻媒介传播，奸伪大哗，纷纷咒骂小鬼子不是玩意儿。半是骂人半是自挽的噪音，混杂在沦陷区百姓欣闻鬼子末日来到的欢呼声里，虽说很不协调，但汉奸骂鬼子，也不乏几分滑稽的意味。

没想到，还有比之更辛辣的讽刺剧要他们上演。

8月15日，所有在华的日本侵略者拜聆过天皇的投降诏命后，立饬各伪政权“自动解散”，本来是自欺欺人，藉此销毁扶植傀儡统治中国之罪行的一部分，却又从更悲哀的角度，为主子奴才